

书房，
我的诗与远方

■ 张晶

现代人,必须读书;读书,必须有书房。

自从离开了有老师的学堂,书房就是自己的终身学堂。

在无书可读的年代,对于普通来说,书房不可能有,甚至在梦里都不可能出现。日有所思的内容,不可能是想着去读书。对农村人如此,对城里人亦如此。当然,有家学渊源的除外。

当代文化繁荣,读书不再成为生活的奢侈。于是,在我的梦里,书房常常呈现。我将梦里书房起名为“了无书院”。

“了无书院”在哪里?这是近几年来,好友常常给我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会尴尬而幽默地回答:在网上。互联网真是个神奇的东西,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承受。这个回答,让朋友满足且有些迟疑。他们内心可能不相信,以他们心目中的我这个“爱读书”的“人设”来衡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书房。

我会告诉他们,大名鼎鼎的刘禹锡的“陋室”,或许就没有实际存在过。我们知道,刘禹锡的《陋室铭》传颂千古,其中描述的“陋室”以其简朴清雅、主人品德高尚而闻名。然而,关于“陋室”的具体位置和真实面貌,历史记载并不明确。它可能更多地代表了刘禹锡的精神追求和理想化的书斋形象,而非一个实际存在的、具有建筑特征的空间。

需要交代的是,现在的安徽和县有个“陋室公园”,公园里建有“陋室”九间,然而,那里不是唐代刘禹锡在和州刺史任上所建,而是清代乾隆年间当地知州为纪念和传播其名篇《陋室铭》而建。2024年,我曾经造访那里。

同样,据说历史上也没有蒲松龄的“聊斋”,书房或书院。

我很久以前就想拥有自己的书斋。尤其是当“了无书院”“横空出世”之后,我真的想有一个叫“了无书院”的书斋。

关心我的好朋友可能疑惑了:不是一直有个“望知斋”?是的,有,确实有。这个“确实有”,也几乎相当于没有。

此事说来话长。2001年底,我搬到一套二手房的时候,确实做了一个“望知斋”。这个“斋”,10多平方米。在东墙做了书橱,在北墙也打制了写字台与电脑桌。四排五列的书橱上,摆放了大约几百本各类书籍。这些书籍,只是我的书籍的一小部分。那时在机关上班,办公室的好几个书橱,放了我常用的书。

后来,多次变换工作地点,这些常用的书,都跟着我一起搬来搬去。不断搬迁过程中,书籍也不断增多。最后从润州回到南京时,我的行李几乎都是书。这些书,有些是买的,有些是出版社赠阅的。一来二去,几十年下来,各类书籍大大几千册。

这么多的书,“望知斋”局促的一墙书橱,就放不下了。无奈,更多的书,到目前为止还横七竖八地堆在行李包里。更为重要的是,“望知斋”“挂牌”后的25年来,就没有发挥书房的功能——这个书房一直当作卧室使用。

如今我已经退休,看书,做无用之用的“功”,是后半生全部的任务。故而,让“了无书院”变成真正“书院”的日程日益紧迫,这也是梦里常常映射的“理由”。

为自己的家营造出“书香”之气,一直是我理想,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实现的。

“理想”的“了无书院”,应该是书房与客厅的合一。客厅的多功能化,融客厅与书房、茶馆于一体,是当下流行的做法。

关于读书,我说不出阿根廷著名作家、诗人博尔赫斯那样的金句“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觉得,一边喝茶,一边读书,修行人生,应该就是我一个人的诗与远方。

海口城区以南的羊山地区,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玄武岩地貌,方圆百余里内,黑魆魆的火山岩沿着路、连着坡、漫过山、越过岭,遍布村落墟镇。那里被一层厚厚的熔岩覆盖,石头地上只有一层薄薄的岩石风化而成的石砾黑壤土,地上栽种的果树由于硒元素等矿物质的加持,果实显得鲜甜无比。置身其中,双脚仿佛还能隐约感到熔岩尚留的余温。

地火熄灭万年之后,来自中原的百姓因地制宜,凭借老祖宗传下来的工艺,用火山岩打磨出石臼、石磨、石灶、石槽、石梁、石龛、石凳等等,这些经过精心琢磨的物件,如今静静地躺在庭院的某个角落。在满天星光下,它们仿佛若有所思,不晓得还要经历多少劫难,它们才会化为齑粉,或化为浮尘,或化为泥土。

村庄酣然睡眠不计日月,石巷幽长却人影杳然。各家各户的院墙分割出自留的空间,加上伸出墙外的枝条,村居岁月显得格外宁静。饮着当地的荔枝和黄皮酿出的果酒,微醺的样子,仿佛从苍茫岁月的某个驿站走出,不知自己是何朝何代的遗民。当地诞生的二十四名进士,成长于琼州,负一身耿介,畅情林樾,寄怀风涛,登堂入室,问鼎科场。他们走后,留下登亭回望的空旷,留下风云岁月的激荡。旧时月色几番照人,茫茫宦途,他们自天涯海角奔赴省城、京城,去完成心中那份未竟的事业。虽然他们暂时离开了火山古村,但那些经祖辈的手所修建的嶙峋的石头房子,却一直屹立在游子的梦里。

从石缝中透进的光,是太阳细碎的眼睛,窥探着这些寄居其中的宋明遗民。石缝中有蕨类寄生,有鸟雀停留不动,有藤蔓随风摇曳。在这里,黑元素是绝对的主导:黑豆、黑芝麻、黑豆腐、黑猪羊、黑石疙瘩、黑石屋、黑巷陌、黑麻雀……

时间来到南宋,琼山五原都显屋村,也就是如今的海口市石山镇儒洪村,倏然诞生了一位异人。他是当时名满天下的道家金丹派南宗的创始人白玉蟾。这位自号“海琼子”的内丹理论实践家,除一心修道识见精微之外,还深谙诗文,鸿轩凤翥,风流倜傥。其书法也是笔法玄妙,龙蛇飞动无有凡俗之气。他云游各地,曾养真于松林岭,授诀于黎母山,往返于罗浮、武夷、九曲等地,行踪莫可与测。其所著《道德宝章》,文辞简古,玄奥若渊。白玉蟾仿佛天地化生之宝,火山淬炼其骨格,精气倾注其颖悟,丹火涵沃其剑胆琴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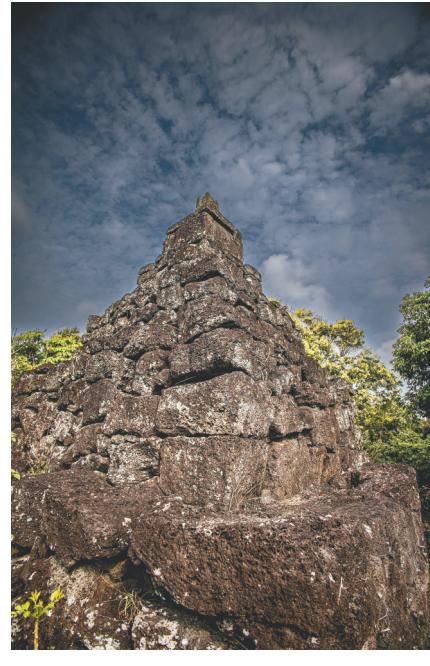
走在古朴石阵中,村庄、月色,还有那淹郁的风雨,总是会让人思虑,那远远飘逝的一袭道影,不知是否会在倦游之余重返天涯故园。据传白玉蟾曾教当地百姓点卤制作黑豆腐的技艺,至今还流传在羊山地区。

白玉蟾故里儒洪村不远处便是闻名遐迩的施茶村。村子的名字源于家住琼州府城西厢的

樵村渔浦

羊山物象

■ 李林青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儒洪村的一座火山古塔。
李幸瑛 摄

明代大学士丘濬,那年他返乡葬母途经此地,见到来往行人在炎炎烈日下口干舌燥疲惫不堪,于是出资捐建凉亭一座,名曰“施茶亭”,长年有人在此煮茗施茶,解路人之渴,而不求回报。慢慢地,施茶亭的周围聚集了一些人家,日久便形成了村落。今天的施茶村,建起了一个“长者饭堂”,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皆可进入免费停歇取食。民风尚且古朴如此,道心真是一以贯之。施

一茶一饭之恩不算大,但长年坚持,却能温暖人心,陶冶世情。

海口羊山众多的村子,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开放式火山岩建筑博物馆。石门、石狮、石犬、石巷、石墙、石屋、石棺、石塔、石碑、石楼、石础、石壁、石栏、石级、石柱、石桥、石井、石窟等等,它们既沉陷在时光深处,又满载鲜活记忆,是经祖辈父辈布满老茧的双手不分日夜逐个打磨出来的生命图腾,是他们用心血浇灌的花朵。

用无人机俯瞰这一带的古建筑群,人们会感受到一股岁月沉淀后的静气,无论是归来还是出发,一条条小路联接着一个个村落,那是石头无声的语言,那是火山冷凝的思绪。荔枝林和黄皮树掩映下的古老村子,许多都被改造成了民宿,加上朝瞰晚风,禅舍茶韵,非遗构思和摇曳在火山岩上的石斛清影,种种迹象都让人看到了生命的轮回不息。

纵然故乡千万里,但才华盖世的丘濬却依然心系令他梦绕魂牵的在水一方。他在辞赋中盛赞自己的家乡海南,笔墨间寄托无限深情。在羊山村道施茶于民,在庙堂之上思念故乡,有如苏东坡之“此心初无住,每与物皆应”,道心不泯,神驰太古,此之谓古德之风范也。

徘徊在石街巷,想象自己“焚香净扫地,隐几细开编”,在万籁静寂中推开一扇窗,思想偌大的火山已然沉寂万年,个人心绪的跌宕又算得了什么。

漫步在幽深的石巷,感受脚步与大地摩擦的声响,一步步进入淡泊疏放的苍古之境。墙角边的苔藓无根无蒂无华无实,却一味地绿着,蕴含无限生趣。吃茶的人出门去了,窗户之外,和风自吹拂,石屋静无声。

庭院中的荔枝树、黄皮树生长在火山岩上,它们攫住薄薄的一层尘壤,并把根深深地扎进石罅中。本以为天机早已灭没,岂料它们却开出繁花结出甘果来。当地的石斛更是神奇,它们沿着火山岩的缝隙吐芽、扬花、抽枝,根茎屈曲如铁,展现出无比顽强的生命力,看到它坚韧不拔的样子有时会令人泪目。

羊山地区自宋及清,走出的进士和举人约占整个海南总数的五分之一。他们内心刻苦,向海而生,乃至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某夜停歇在羊山的某家客栈,体验“残月半窗白,寒星彻夜疏”的空茫和幽寂,感觉思绪早已策马疾行,逾越千山万水。不知那位离家云游半个中国的异人“海琼子”,是否已从浪漫的南宋回到今夜的月光皎洁之地?施茶于民的丘公卒于京华后,翌年归葬“五龙池之原”的他才真正回到故乡,融入“光采照万户”的琼州月色,其墓石,以及神道两旁的石像生和石狮、石虎、石马、石羊,皆由羊山的火山岩雕刻而成。

|诗路花语

渔家

■ 陈波来

海上,渔船上的房屋
像岸上的一样板正,而岸上的房屋却有船的形状
晕海或晕船,你适应一种
又得饱受另一种之扰
当你弄不清自己是在海上或岸上
不妨握着一块粗粝的珊瑚石
脑海里回响一段疍家的咸水歌,直到
手里沾满珍珠的圆润
——那时,你已经恬然入梦

沉默的山(外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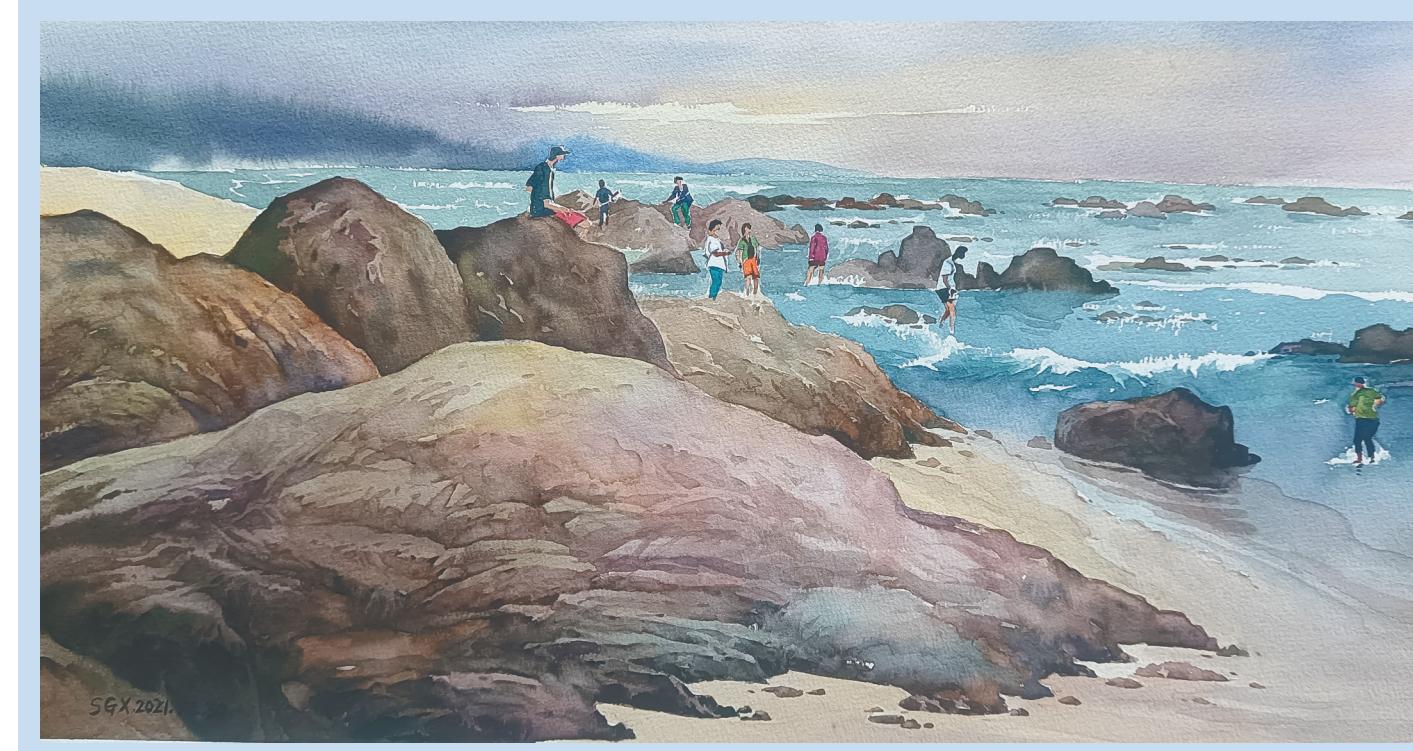
■ 唐鸿南(黎族)

爷辈们跟我说过
山之所以能够留下来
是因为山也像人一样
有自己的性格和地域特征
山没有它头顶上的云那么自由
可以四处游荡
但人可以像云那般柔和
没有沉默的山那样高不可攀
时时让人敬而仰之
我的梦
我的梦是绿的
每个时辰都从雨林的沐浴中流动
我的梦是甜的
每个夜晚都从山栏酒里醉出来
我的梦是真的
每个清晨都从黎语的问候中奔跑
我的梦是我的
每个兄弟都从五指山上站立
从来没有想过要走下来

冷泉之眼

■ 张晓云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八眼冷泉,流淌琼北
今生遇见泉眼的人
和被泉眼遇见的人
都有福了
人生海海从此有水看
——
千年前的洗太夫人
赐名美丽溪
洗脸美容的溪
最美美丽的溪
瞧——
今人煮饭泡茶洗浴浣衣
陶然共忘机
冥冥中又是谁,赐福
海口南部冷泉八仙眼
是潭丰洋一万余亩湿地绿园
是梁沙村一门三烈的古风
是仁台村红军染色的歌谣
是芋头、莲蓬、番薯、金桔、桑叶
新坡镇五大纯良的植物
年年相约村路上
年年共沾丰收喜悦
是泉遇见了眼
是遇见泉眼的人被我遇见
是我遇见被泉眼遇见的人



《日月湾》(水彩画)
盛广雄作

文艺随笔

读帖识趣

■ 明斋

书法家临帖,眼睛里全是字的结构、线条、顿挫、锋芒、笔势以及用墨的技巧等。我有一位书法朋友,据他自己说,每日黎明即起,洗漱毕,饮清茶两盏,燃沉香一支,立于案前静静地临帖一小时,然后放下笔来,端详着所书内容与款式,便觉神清气爽,浑身脉络贯通,手臂坚实有力,腿脚也沉稳矫健,全天都会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如此,数十年如一日,除特殊情况之外,雷打不动,现他已年逾古稀,仍然黑发如墨,面容红润,声似洪钟。

临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读帖,因为手头并没有墨纸砚之属,便持帖在手,反复审视,然后用手指在空中点捺横竖,起承转合,口头喃喃自语,手指左右逢源,得意处仰天大笑,会心时颌首莞尔,远望去仿佛一位失恋了的情种在那里指天画地。书法家遇见好的字帖,痴迷如此,专注如此,令人赞叹。

我不懂书法,但并不妨碍对于字帖的喜好,这并非附庸风雅,确实发乎真情。早年间逛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见有《兰亭集序》神龙帖出售,不假思索径直购置而归,回到家中,端坐案前,展帖诵读,“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顿觉心旷神怡,俗念远遁,脑清目明。

2012年元旦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肃立在橱窗中展示的颜真卿《祭侄文稿》真迹前,反复诵读,再三品味,直到闭眼的铃声响起,工作人员提醒要抓紧时间离开,才依依不舍而去,临走还不忘购置一册影印发行的这幅字帖,在扉页处钤印留念。与书法家有所区别的是,我更看重的是文稿的内容,是字里行间所表达出来的人间至情。

近读王羲之《奉橘帖》,见其写道:“奉橘三百

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寥寥十二字,反复品味,觉得其中寄寓着无限的深情,读来令人鼻酸,泪目。

当下社会,尽管物流便捷,但为了长途运输的需要,橘子熟到七八成时就必须采摘下来,然后经过筛选、保鲜、分拣、装箱、运输等环节,进入销售市场。买回家中,虽然看着也很饱满红润,但吃起来总觉得口感不佳,有一股酸涩的味道。最为好吃的橘子是长在树上,自然熟透且经过霜打之后的,用手一剥,皮不附瓣,含在嘴里,其甜似蜜。如此口福,只有种植橘树的人家才能享受得到,估计王羲之也是亲自品尝过的。不过,要吃到经过霜打的蜜橘,是须有些耐心的。所以,王羲之在写给好友的这封书信中,带着歉意,送上橘子三百枚,此时天还没有下霜,暂时只有

众人多津津乐道于苏轼的《寒食帖》,诗好字好,风流蕴藉。其实,唐代的颜真卿也为后人留下一幅《寒食帖》,同样文佳字美,令人击节叹赏:“天气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数日间,得且住,为佳耳。”大意是说:天气真不好,你是不是一定得走呢?过几天寒食就要到了,若能够多住几日,我看也是很好的选择啊!称对方为“汝”,应是颜真卿的大小或晚辈。但是,并不因为对方是年轻后生,便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臭架子,而是态度和蔼,话语谦和,情感真诚,如旭日春风般暖人心怀。该帖仅有二十二字,却写得一唱三叹,温婉雅致,不作强人所难之语,没有客套应酬之词,轻轻落笔,情到意到。读了该帖,更能体会到颜鲁公不仅有清正刚肃的松柏情操,也有着桃李春风般的生活雅趣。唯其如此,方愧千年一遇的杰出人物,其人品书品均可作高山仰止观。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